



下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8  
2



22-2止

文庫 17  
W/38  
2



杜詩百篇卷下

舍山張燮承師筠集解

五言律詩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獨○雙○詩○之○眼○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未○解○看○月○者○  
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鄜州見前。時公之家寓焉。長安公之所在天寶十五載。公自鄜州赴行在。為賊所得。幌帷也。公本思家。反想家人思己。鬟溼臂寒。想像閨中憶長安之切。見月而久不成眠。已是進一層矣。至三四念及兒女無知。猶未解憶長安者之苦心。則又進一層。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時○鳥○也○烽火連三月。

杜詩下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孝吉唐氏寄

010185186410

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本感時。承。從別。抵萬金言。難得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原注自京竄至鳳翔。至德二。載二月。肅宗自彭原幸鳳翔。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卻回。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

途中景。

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鳳翔古岐地。故曰岐陽。遂卻猶言即便。樹引山開者。荒村岐路之間。望樹而往。並山曲折也。非身歷。顛沛不知其工。從未達落初達。是喜字根苗。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閒道暫時人。司

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霑巾。

胡笳注見前。漢苑三輔黃圖云。漢有三十六苑。司隸後漢書光武紀。更始以帝行司隸校尉置官屬。作文移一如舊章。南陽見前北征。詩佳氣注內。霑巾者喜極反悲也。寫初達時之情事。

氣象是喜字正面。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

靜干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太白終南嶺名。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南。其山甚高。上常積雪。杜彥曰。太白南連武功。武功縣今屬陝西。乾州以武功山得名。古謠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七。校漢書。京兆有南北軍屯。至武帝平百越。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也。透出達後本懷是喜字結穴。艱難之情。忠愛之念。一寫出惻惻動人。首章喜脫賊。次章喜見主上。末章喜觀中興之業。次第井然。

杜詩下

收京三首

西京也此是在家聞詔肅宗於二載十月還京時公尚在鄜州年譜謂扈從還

京與詩不合

仙仗離丹極妖星照玉除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暫  
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

仙仗謂上皇妖星謂賊祿山生時望氣者見妖  
星落其穹廬下殿走梁武帝以諺云熒惑入南斗  
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好樓居漢武帝  
時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汾陽駕莊子堯往見四  
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言上  
皇將回燕將書史記燕將下聊城守之齊田單攻  
之歲餘不下仲連乃為書約之矢射城中遺燕將燕  
將自殺時嚴莊來降史思明亦叛慶緒納土河北  
折簡可定故以魯仲連射書言之七廟略者言創  
平禍難不滅祖烈也天子七廟見禮王制更初  
即更始意

前半言陷京之由後半言更新氣象一起四句特  
追敘緣由以為仙仗之遠去由妖星之肆虐耳如此  
則須為出走不可安居矣或謂有  
譏明皇好神仙及寵妃子意非是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霧  
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己日霑灑望青霄

哀痛詔天寶十五載八月上皇御蜀都府街宣詔罪  
己大赦天下明年十月肅宗還京十一月御丹鳳樓  
下制曰早承聖訓嘗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負荷前  
後兩次聞詔故曰又下也商老者東園公綺里季  
夏黃公角里先生也當秦世避而入商維深山以待  
天下之定漢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後高祖欲易太子  
呂后使呂釋之彊要張良畫計良曰上所不能致者  
東園公四人今令太子卑辭安車請其來為客則一  
助也於是后使人奉太子書招四人至高祖破黥布  
歸疾甚愈欲易太子一日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帝驚  
問姓名曰煩公卒調護太子太子出帝召戚夫人指  
而視之曰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也此

杜詩下

三

句指廣平王言肅宗先以良娣輔國之替賜建甯王  
倓死至是廣平新立大功又為良娣所忌潛構流言  
雖李泌力為調護而時已還山公恐後有建甯之禍  
故不能無思於商老也憶帝堯者謂元宗禪位猶  
堯禪舜肅宗還京後使良娣輔國得媒孽其間以致  
劫遷西內子道不終此時猜嫌未起公若有深見其  
微者曰憶帝堯欲其篤於晨昏之意也時上皇尚未  
還京故曰憶罪己見左傳莊十一年禹湯罪己其  
興也勃焉霑灑

五六於正始之日就朝事君德舉其重且大者以為  
頌禱言我君從此安儲位戀寢門和氣薰蒸太平坐  
致小臣何幸能不望青霄而感泣  
哉然懷憶二字要亦頌中寓諷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雜  
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汗馬漢書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詩序杜杜勞還  
役也櫻桃含桃也禮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

合桃先薦寢廟雜虜謂回紇諸番助順者送喜  
易林謳歌送喜聖躬勞晉羊祜既請伐吳乃曰正  
恐吳平之後方勞聖慮耳意

此遙想還京之後整頓維新如鏟壕燕勞薦享諸事  
次第舉行殆無甯晷他若助順之遠人猝難遣發中  
興之將士易起驕奢此又目前事勢所當深慮者在  
萬方臣民不特聞克復而一喜且將續聞新政措置  
得宜頻頻而喜矣而在聖躬無乃焦勞方始乎下  
半為事後之慮恐虜橫臣驕復成蹂躪之患反詞致  
諷言外可思厥後果有邊方猾夏  
藩鎮擅權之患公之遠識又不可及

春宿左省拾遺屬門下省在東故曰左省亦  
曰左掖此公授左拾遺後作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  
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九霄天也以比宮殿高遠故得月多玉珂馬飾也  
張華詩乘馬鳴玉珂封事唐制補闕拾遺掌供奉諷

杜詩下

諫大事廷諍  
小則上封事  
自暮而夜而朝敘述詳明而  
忠勤為國之意即在其中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

從拾左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

事唐京師外郭城西面三門北開遠中金光南延

平○公二載出金光即喜達行在時今出為華

州司功蓋疏救房瑄而遭賀蘭進明之譖也公去

年疏救房瑄瑄雖罷相猶在朝至乾元元年六月

瑄貶邠州刺史公遂以瑄黨出自是不復至京師

矣華在東而出西面門為與親故別也○華州注

前在京師東

一百八十里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近

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歸順謂赴行在歸京邑言去拾遺而  
赴華州也華陰為京師旁縣故曰京邑  
移官而曰豈至尊其遭讒可見但若不衰老猶可冀  
聖明起用乃衰老日甚夫復何期駐馬千門得不低  
置哉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乾元元年六月李

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八月同郭子儀等將步

騎二十萬討安慶緒至德元載安西節度更名鎮

西此日安西循舊稱也此自懷州赴關道經華州

乃八月以前未赴討時事○懷州今河南懷慶府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

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急始如神

舊唐書龜茲敗沙疏勒焉耆四鎮都督府皆安西都  
護所統○按唐武德十四年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  
置安西都護府顯慶三年徙於龜茲老馬齊桓公  
伐孤竹還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馬

士詩下

五

而隨之蒼鷹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老馬飢鷹比其善戰而深入著人譬樂爲主用也何義門云二句謂因材駕馭老馬不遺知道之能飢鷹不成飽鷹之患則人人可以臨危授命風塵不足靜也久戰者嗣業討小勃律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大破之及收西京時官軍幾敗嗣業執長刀陷陣賊遂潰用急者兵法所謂巧遲不如拙速也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

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畱歡樂城池未覺喧

萬馬舉大數也河北詳見前兵車行詩注○時安慶緒據相衛此就兵過待命著筆上四美忠勇五六見軍容七八見紀律

送人從軍原注時有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度沙磧累月斷人煙好武甯論命封侯不計年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

弱水自今甘州界流入肅州之西南出塞應無地謂當地盡處陽關在沙州西居玉門之南故曰陽關西趣鄯善莎車西州有碯石等磧積者沙磧也○唐西州安西州西州有碯石等磧積者沙磧也○唐西州交河郡治漢車師前王庭地甯論命者不貪生也不計年者不貪功也起勢突兀若將前兩聯倒轉便覺平坦上四悲其行下代述壯懷復致叮嚀之意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轉分明縱被浮雲掩猶能永夜清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顯晦者天河春見於初更冬見於將曉惟夏秋終夜見而秋夜彌皎轉分明者卽士窮見節義意含

杜詩下

六

星者天漢起箕尾之間在七星南而沒其間所舍之星凡三十有奇雙闕心之所注即依斗望京意邊城身之所在牛女二星隔河而居每七夕則渡河相會只寫天河而戀闕之誠遠遊之感與

譏口之不足相累言外都隱隱見之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心甯

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砧擣石也塞垣即長城蔡邕疏秦築長城漢築塞垣君聽句即王灣擣衣詩風響傳聲不到君意上四俱在題前領意趕至五六纔以落題首點題卻仍是凌空架過雖兩字明點卻不曾著紙結乃詠嘆法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爾雅注腐草得暑濕之氣為螢臨書卷晉車胤家貧不常得油夏月以練囊盛數十螢火照書而讀言未足者謂其不齒爾雅也點客衣懼其陰賊也隔傍譏其潛行而匿蹟也黃鶴謂此詩指李輔國輩良不為鑿以腐草出比刑餘顯甚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今夜白者是夜逢白露節也故鄉明謂猶是故鄉月色公二弟一在許一在齊末聯言書長不達平時猶可况未休兵可保無事耶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甯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珠玉裝漢高帝斬白蛇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虎氣吳闔閭死葬以扁諸之劍金精上揚為白虎踞其豕上號曰虎邱龍身雷次宗豫章記有紫氣見牛斗間張華問雷孔章言寶物之精在豫章豐城遂以為豐城令掘獄得二劍其夕牛斗氣不復見孔章乃畱其一匣而進之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見二龍相隨逝焉

送遠

帶甲滿天地。何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駃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闕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別離昨日者江淹擬古別離有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句借此作案言古今有同情也此既別後作詩贈之上四昨日送行之事下四今朝惜別之情

不見

原注近無李白消息。乾元元年白長流夜郎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復如潯陽過金陵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寶應元年也。當塗縣今屬安徽太平府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

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匡山大匡山也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幼讀書大匡山語出楊天惠彰明逸事太白蜀人而公亦在蜀自不當指潯陽之匡廬楊升庵亦主此說。彰明縣今屬四川龍安府有大小匡山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

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入簾二句。蓋惟夜久見月。殘惟夜靜聞江遠也。計拙二句。乃作客未歸之故。未聯言以上苦况。我於家書中。曲折每盡。未歸之情。他人不知。老妻應已悉也。老妻二字。一讀是於無可告訴中。遙呼之以寄慨。

客亭

秋窗猶曙色。落木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

朝無棄物。衰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有感五首

當是收京後廣德二年作。蓋吐蕃雖退而諸鎮多跋扈。不臣公復憂其致亂故。

作此懲前。此後之詞。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

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皇天君也。

白骨句。謂吐蕃之亂。

雲臺漢明帝圖。

中興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此用以指開國功臣。

言此白骨交橫之地。非即國初舊拓之邊乎。蓋唐自

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祿山反後。自鳳翔以

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袒。故公發此歎也。乘槎斷消

息。蓋用張騫尋河源。與雷旬奴二事。騫以郎應募。使

月支。經匈奴。匈奴留騫十餘載。後亡歸。又騫奉使大

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織女。取支機石。與

騫而還。按乘槎事。不見正史。斷消息。蓋言吐蕃孔

熾。求將帥之中。有一如張騫之開西域者。絕不可得

而徒以賊遣君父。蒙恩澤。而不思報為可慨也。朱長

孺謂李之芳等。時使吐蕃。被雷詩。蓋以騫比芳。亦通

此慨節。鎮擁兵不能禦寇。為五詩之緣起。

御寇。為五詩之緣起。

作詩之圭。

幽薊餘蛇豕。乾坤尙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

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蛇豕見左傳。定四年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時諸鎮皆安。史餘孽。春不貢者。永泰大厯間。成德李

實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僊收安史餘  
黨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  
義淄青李正己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  
息不能復制使相望漢董仲舒傳使者冠蓋相  
望○時河北諸鎮凡拜節度及封爵皆命使持節就  
鎮授之青海注見前此指吐蕃越裳在交趾南  
占城國古越裳地秦為林邑縣漢曰象林晉以後為  
林邑國後更號占城○此指南詔天寶後南詔叛唐  
歸吐蕃屢為邊患歸  
馬華山見書武成  
此以降將擁兵國患方大隱諷朝廷慎勿無勞非謂  
西南可置度外蓋言朝政惟尚姑息近在內地不修  
職貢而况能勤遠略乎結語隱謂朝廷不復能用兵  
也而其詞甚婉按史廣德元年史朝義既誅僕固懷  
恩恐賊平寵衰請以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為  
河北諸鎮節度使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  
授之唐世藩鎮之禍實自此始詩正謂是也○燮謂  
前四實攸強藩不臣其不可息戰意已見五六言無  
勤遠略亦以內修急於外攘耳未只實敘朝廷息戰  
不加一活字見意使人自悟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

戒真三百  
篇之遺也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  
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貢賦均者周成王時使召公復營洛邑曰此天下之  
中四方入貢道理均焉日聞言日日聞也此二字  
直貫下句紅粟腐漢紀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唐江海之粟皆輸洛邑轉運京師時議遷都洛  
陽正以此翠華注見前○去冬有遷都之議莫  
取二句言立國莫但取地利苟能修德自強節儉愛  
民宇宙自有更新氣象金湯漢光武贊金湯失險  
行儉德者代宗天興聖節諸道獻金飾器用珍玩  
駿馬為壽常袞請卻之不聽公知上漸有奢侈之志  
故以儉德規之蓋儉德行則下無暴斂而強藩亦不  
敢輕為窺伺矣王  
臣民也見詩小雅  
此欲朝廷行儉德以消亂也○先程元振勸帝遷都  
洛都郭子儀附章論奏有曰明明天子躬儉節用則

杜詩下

十

黎元自理寇盜自息詩意正與之合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彫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授

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蕭韶

丹桂喻王室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桂樹華不實黃鳥巢其顛注桂赤色漢家象青梧喻宗藩上官儀冊殷王文慶表裁梧德成觀梓裁梧蓋用桐封事周成王九年滅唐王時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為唐侯強幹班固西都賦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授鉞二句言威權不至下移聲教固能遠訖也親賢授鉞如肅宗收兩京以廣平王為元帥代宗即位以雍王適為天下兵馬元帥皆是卑宮承前儉德說浦云卑宮猶曰朝廷制詔如符券璽書之類謂使親賢得專征伐而朝廷遙為節制也變按蓋謂專征既使親賢則恭儉之政教自及遐方也依古封建者李泌嘗對肅宗謂賞功以官不如茅土邠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

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公此詩意正與之合豈獨句本用舞干霸事因蕭韶舜樂故直用蕭韶耳意謂強藩應有制禦之策當依古封建以強幹豈但修文具便可如苗民逆命而以干霸格之乎此欲朝廷建宗藩以備叛臣也初房琯建分鎮討賊之議肅宗入賀蘭進明之譖貶之至廣德初河北諸鎮跋扈不臣公故追歎當時不行琯議有失強幹弱枝之道也公為王閩州進論巴蜀安危表屢申親賢磐石之義與此相表裏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領

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殘餘也絕假者時諸道節度並加實封也漢高帝四年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詐多變請為假王以鎮之王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主何以假為時諸將專制致刺史縣令失其職士大夫皆不樂外

任為吏者類多隱忍苟祿不恤民瘼可知故有五六云  
云○有詞言司牧者雖不恤民皆得以受制為詞矣  
此復極言藩鎮之弊應轉起處欲朝廷重司牧以蘇  
民困乃示以本計也○所言皆當時大事要著足補  
國史所未逮公生平自許稷契良非虛語諸詩多為  
藩鎮作藩鎮之禍始於僕固懷恩而唐遂失河北下  
逮五季兵火相尋五詩見其端矣○黃白山云  
七律之諸將責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諷人君也

###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濶月湧大江流○名

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零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胸懷經濟故云名豈以文章而著官以論事罷而曰老病應休何其溫厚也

###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勳

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欲建勲業而鏡中之髮已白或行或藏倚樓時不勝躊躇顧慮也下作轉語雖衰謝而猶有報主之心此杜老以天下為己任處

### 西閣夜

大歷元年秋公寓夔州之西閣

恍惚寒江暮透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擊

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

### 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騏驎病○沙晚鵲鴿寒○楚  
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

草黃聯喻已與弟之貧老飄零。巴郡魚復縣有并  
關在今湖北宜昌府長陽縣西。此謂已不能往  
海賦。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此謂弟不可知。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影  
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杭州餘杭郡。越州會稽郡。唐俱屬江南西道。杭今杭州府。越今紹興府。定不定之謂。風塵句。追想方亂而別。失清秋。言無心對秋景也。蜃樓。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影著魂飄。二句。上是己之所在。故曰影著。下是豐所在。故曰魂飄。啼猿樹。以比己之哀腸。欲斷結蜃樓。以比弟之蹤蹟。渺茫。變謂猿樹蜃樓。亦切楚吳。語可謂至悲。然終不病其寒儉。非獨胸藏之博。亦由手筆之高。

洞房。入章一時所作。蓋在巫江舟中。見新月。閨清漏。因懷長安也。每首先成詩。而撮首二字為

題乃三百篇遺法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繫  
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環珮。冷指妃子之沒。龍池。注詳前。月雖新而宮則舊。有物是人非之感。清漏。謂舊時宿省所聞。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漢孝惠二年。起按漢武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正黃山宮之北。蓋借茂陵以喻元宗泰陵也。槐里縣。即興平縣。今屬陝西西安府。此八詩緣起。蓋因舟中見月。感宮掖而作。亦用倒格。下三章。皆舊宮往時之樂事也。後三章。則秦地往時之慘事也。其末章。則以正論收之。位置必不可紊。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

杜詩下

卷

日。雷。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青門長安東南霸城門民見門青色因目青門蓬萊宮也唐高宗龍翔三年建制度宏壯門曰丹鳳殿注舍元故址在今西安府咸甯縣東互詳後秋興詩興慶池東沈香亭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往遊太真妃以步輦從。雜樹如桃李之屬沈約詩春風搖雜樹龍出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常出遊宮垣水溝中雷王母漢武內傳王母嘯命靈官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雷殷勤王母乃坐倚少兒漢書衛青傳衛媼長女君孺次少兒次則子夫少兒先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少兒更為陳掌妻又飛燕外傳帝合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歌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乎此句蓋合用兩事黃白山云此章略見風刺然其詞微而婉如祿山宮裏虢國門前之句非惟失風人之意亦全無臣子之禮矣。浦二田云仗數移遊幸無度也而語卻渾然王母比妃子少兒比諸姨末云行樂少知其事若託

諸有無之間。絕不傷厚。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明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毛延壽者西京雜記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寫人物好醜老少必得其真郭舍人漢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天笑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投壺投有八不出者天為之笑張華曰笑者開口流光今電是也物皆春似言無一物不被恩澤也抵戲漢武帝元封二年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文穎曰角抵者兩相當角力角技藝故稱角抵蓋雜技樂也此言伎藝倡優原不當蒙人主賞接但當日政如水明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進觀此輩遊戲昇平故亦未致值非意之警雖為曲諒之詞而寓諷意自在言外。能畫投壺亦借漢言唐節舉技巧以

杜詩下

古

槩其餘耳。抵戲則總統言之。非於起聯外別生枝指。  
○元宗時畫鷹畫馬有馮紹正韓幹輩。其侏儒黃鳳  
帝呼為肉几。此  
卽毛郭之流。

鬪雞

鬪雞初賜錦。舞馬解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曲長。仙  
遊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鬪雞元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  
立雞坊於兩京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  
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飼之帝出  
見賈昌弄木雞召入為五百小兒長金帛之賜日至  
其家天下號為神雞童舞馬元宗嘗令教舞馬四  
百匹各分左右目為某家龍某家驕衣以交錦絡以  
金鈴飾其鬃鬣間以珠玉其曲謂之傾杯樂奮首鼓  
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抹轉如飛或  
命壯士舉榻馬舞於榻上樂工環立皆衣淡黃衫文  
玉帶必求年少姿美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

宮人御曲明皇每賜哺先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  
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明皇製新曲  
四十餘並新製樂譜每初年望夜御勤政樓觀燈作  
樂貴臣戚里設看樓觀望夜闌太常樂畢卽遣宮女  
於樓前縛架出眺歌舞以娛之仙遊明皇夢遊月  
宮者仙子娛以上清之樂其曲凄楚動人明皇以玉  
笛尋得之名紫雲迴又開元六年八月望上與申天  
師洪都客作術夜遊月宮見素娥十餘人笑舞於廣  
庭桂樹之下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女  
樂謂梨園弟子寂寞驪山南部新書驪山華清宮  
毀廢已久惟存繚垣乾元閣在山嶺之上最為靱絕  
礎柱尚存山腹卽長生殿殿東西盤石道自山麓而  
上道側有飲酒亭明皇吹笛  
樓宮人走馬樓故址猶存  
黃白山云第五句是通盤一大關節蓋不以荒宴直  
接播遷徑及崩駕之感則有傷痛而無刺譏是溫柔  
敦厚之遺教也浦二田云黃生此言洵篤論也更由  
此通觀各章位置此前二章言荒樂之過絕不牽連  
禍亂此後二章言禍亂之來絕不歸究荒樂但將前  
盛後衰逐章開列令人次第讀去隱然見荒樂為喪



敗之源禍亂乃滔淫之報意言之表人自得之作者不欲一語指斥也其為溫柔敦厚轉益入微詩教不墜俎豆千秋宜哉

厯厯

厯厯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為尊者諱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巫

身之所○在○心之所○繫○  
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

盜賊指祿山始禍西江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

江白首為郎荀悅漢紀馮唐白首屈於郎署此首承前起後前三章說承平之世故以開元事括之後三章說亂離以後故以盜賊起包之明皇致亂在天寶而轉思開元乃舉盛以蔽其失曰無端者蓋諱言之不以盜賊之起歸過於君也何義門云此章略斷真善於立言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刑深矣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

收京○  
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畱涕龍髯幸再攀

洛陽東京也天寶十四載十二月祿山陷東京次年六月九日潼關不守明皇欲遷幸登興慶宮花萼樓置酒四顧悽愴視樓下有少年善水調歌頭者使之登樓且歌上聞之潛然出涕顧侍者曰誰為此詞曰李嶠上曰李嶠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是月十二日凌晨上出延秋門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攀髯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黃帝上騎羣臣後宮七十餘人從上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乃抱其弓與龍髯而號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再攀謂上皇得歸也上皇至自蜀百姓舞拊路側曰不圖今日復見二聖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鼎秦陵之薄○待臣之厚○

杜詩下

去

湖龍去遠銀海雁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翳林

花萼樓在興慶宮中開元二年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其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時時登之召諸王同榻坐世謂天子友悌後謂之南內故址在今咸甯縣東南朝燭凡朝在早則秉燭受朝賜金賜予之金也如上皇千秋節賜百官珠囊金鏡是銀海雁秦始皇葬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瑱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翳林漢禮樂志芬樹翳林靈景杳冥注言所樹翳葆其盛若林也園陵白露是首章總統言哀之語此章復正詠園陵中四皆就園陵承闕後深致其悲結又迴到平時臨御處言後時儀仗長戴恩光迄今猶在臣民目中也其味油然而長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時

徵俊又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

提封漢書提封頃畝注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尚同心言世事尚可為但勿更尋覆轍懸車國語懸車東馬以踰太行儉德明皇以修致亂故少陵以儉德為救時鍼砭俊又入蓋鑒天寶時羣小在位而有是言也兵猶火見左傳隱四年願戒者非謂代宗時便可寢兵不用但願深知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而以為戒早行儉德早徵俊又而後恩加四海乃慶昇平也此為八詩之結意收天寶語告時君勤勤懇懇乃知前七首皆非徒作措詞雖婉垂誠無窮也○邵子湘云八詩皆追憶開元天寶時事語含諷刺而蘊藉不露深得小雅詩人之遺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鷗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飛鳴念羣。乃一詩之骨。五六二句。正寫念羣之意。言雁行既遠。望盡矣。而飛不止。似猶見其羣而逐之者。哀多矣。而鳴不絕。如更聞其羣而呼之者。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遊江漢。羈縻尙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栢邨山路。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

消渴。史記司馬相如常有消渴疾。熟食。秦人呼寒食為熟食。節以禁煙火。須辦熟食食之。逼清明。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注據歷合在清明前二日。邨。山北邨。山也在河南府偃師縣北二里。古今東洛九京之地也。公先瑩在洛流寓。不能展省。故有此句。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長

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

見汝心者。蓋言吾則老矣。汝曹今日蚩蚩。毫無掛念。直待他年無人管顧。汝心方見出來也。物謂節物。長葛縣屬今河南許州。公弟所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府。公妹所在。白頭吟。卓文君作辭曰。願得一人心。白首不相離。

秋野 五首 錄二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衰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山薇。

易識二句。言欲識浮生之理。即觀物情可見。水深二句。即承次句。言亦譬隱居可以全身。

身許麒麟畫。年衰鴛鴦羣。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徑隱千重石。帆雷一片雲。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

身許句言初非甘於隱者多聞者秋聲也徑隱  
二句言此地雖堪終隱而歸計仍不能忽然蠻語  
者郝隆為蠻府參軍上巳日作詩曰蝦隅躍清池桓  
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蝦隅溫曰何為作蠻語隆  
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也公翻  
用聊以解嘲亦以見作客之久異鄉之音兒童解語  
其久可知

歸雁

大歷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  
五日當管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先  
是五嶺之外朔雁不到浩以陽為君德雁隨陽臣  
歸君之象也詩云歸自廣州正詠此事蓋浩以為  
詳公以為異耳○懷集縣今屬廣西梧州府

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是

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

作詩之○旨  
辭漲海後漢書交趾七郡上獻皆從漲海出入南史  
決南東界即大漲海辭者言今春之去到羅浮羅

山浮山二山合體在今廣東惠州府連廣州府境到  
者言去秋之來關兵氣雁避雪極南實窮陰寒五  
驅之兵陰象公故以為關兵氣也明年果有潭州賊  
玠桂州朱濟時之亂○潭州見前桂州今廣西桂林  
府五湖當指洞庭雁至衡陽則回故言不過按史  
記索隱具區洮瀉彭蠡青草洞庭為五湖則洞庭正  
得稱五湖矣

公安縣懷古

公安屬江陵府公自江陵移  
居於此○江陵府今荊州府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灑  
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呂蒙營者公安有孱陵城吳大帝封蒙為孱陵侯故  
云劉備敗於襄陽奔荊州吳大帝推為左將軍荆  
州牧鎮油口即居此城時人號備為左公故名其城  
公安也一含情者公老而不遇又時少良將此其  
所以望古而興懷也

登岳陽樓

岳陽即岳州在天岳山之陽故名樓即城西門樓下瞰洞庭景物寬濶○岳州

府今隸湖南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水經注洞庭湖廣圓五百里日月若出沒其中坼地裂也湖在吳之南楚之東故曰東南坼王阮亭云元氣渾淪不可湊泊高立雲霄縱懷身世寫洞庭只兩句雄跨今古下只寫情方不似後人泛詠洞庭詩也

野望 此以下潭州詩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侵江濶。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納納包容貌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晉懷帝分荆州湘中諸郡置湘州南以五嶺為限北以洞庭為界隋平陳改潭州三苗書傳三苗之國中左洞庭右彭蠡潭州圖經州為三苗國之南境中二聯有遠近之分未二句抱負甚大感慨甚深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枿。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三極北者地有四極皇輿在東西南之北故云特借用易經三極字難自救則救人更無望矣意在言外昭潭隋改湘州日潭州乃取昭潭為名潭州今長沙也公詩蓋渾舉長沙而言非專指今縣且暗用屈原事楚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語淡而雄悲於此見大家身分

杜詩下

序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元浪語。愁絕故山薇。

繫書蘇武傳。常惠教漢使者詭言。漢天子射雁上林。得武帛書。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卻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翮。行斷不堪聞。

江南蓋謂江湘之間。楚辭襄王遷屈原於江南。塞北四句言已歸者其樂甚矣。乃有以南北迢遙而傷弓行斷者。其聲尚忍聞哉。蓋自喻也。首章見歸雁而切故鄉之思。次章傷歸雁而興漂泊之感。

七言律詩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

唐謂門下中書為北

省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老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臣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滿山。

麒麟晉禮儀大朝會即填宮皆以金鍍九尺麒麟香爐。上謂騰上也。孔雀六典大朝會則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舊翟翳扇開元初改為繡孔雀矣。還者初升御座則合扇既升則扇兩開而還左之。綈几。玉几。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錦其上。謂服朱衣以下通服袴褶。由來只在謂龍顏儼居天上本難近瞻而官班故在殿中向會接武公出為華州掾。故有此詩。追憶去歲朝儀而今不得與。惓惓有故主之思焉。

七言律詩

七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祠之階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祠堂成都先主廟側祠堂也祠前大栢云係武侯手植錦官城華陽國志成都西城故錦官城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出師表三顧臣於草廬之中。頻煩即貼三顧當指先主天下計言非一己之私。兩朝開濟言以先主之彈丸而能立國以後主之昏庸而能嗣位皆武侯一片苦心也。出師未捷諸葛亮傳亮悉大眾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於軍。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惟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萬里橋華陽國志郡治少城西南兩江有七橋南渡流曰萬里橋在成都縣南八里即諸葛亮送費禕處造紙為十色箋。惟疎放者言雖處困極而懶散自如。

野老

野老籬邊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非此。一。結。全。首。味。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杜詩下

三

此王草堂而感時也上四  
寫景下四言情 江岸回  
曲其柴門不正設者及  
過江面而開也漁網客舟  
即臨江所見有劍閣琴  
臺皆無佳趣正力東  
部未平而角吹聲哀

前景暮晚景真  
是詩中有畫後  
幅說旅情幾于淚  
痕濕矣漢人細估  
容船三字時流宗  
人詩多用此法長  
此關心既傷入蜀生  
重何事又嫌留蜀  
下句作比喻

下謂下網 劍閣注詳前 琴臺相如琴臺也在浣  
花溪之海安寺南今為金花寺。何意傍喻雷蜀非  
己意也 東郡謂京東諸郡是年雖破思明於河陽  
而東都尚未收復 城闕原注南京同兩都得稱城  
關。至德二載升 秋生則角聲更哀生字屬秋不屬  
成都府為南京 前  
此詩蓋臨江晚望而成始望  
而得野趣久望而動愁腸也。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  
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九辨草木搖落而變衰 劍外蜀在劍門之外故云  
清宵反立不寐也白日反眠無興致也 河陽乘  
勝乾元二年冬十月李光弼悉軍赴河陽大破賊衆  
上元元年進圍懷州三月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

下四月又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 司徒光弼時為  
檢校司徒 急破幽燕舊注謂當時用兵之失在於  
專事河陽與賊相持而不為直擣幽燕之舉公詩蓋  
屢言之朝廷嘗制郭子儀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  
北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阻次年光弼遂有邙  
山之敗此云急為者見此機會更不可失也  
浦二田云草木變衰乃來蜀時之景非作詩  
時之景錯解者編入秋後與聞道句戾矣。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蜀州  
見前

東亭在州東。按蜀州東至成  
都纔百里宜公與裴頻有和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  
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  
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白頭。

東閣即指東亭 梁天建中建安王遷都督揚南徐  
二州何遜為記室有詠早梅詩。按廸時在王侍郎

北詩下

三



幕中故用以相比。陸凱與范曄為友，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詩云：長安並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裴詩中必有不及折贈語。幸不二句，蓋言幸未折來，已傷歲暮，若為看去，更亂鄉愁。只寄一詩，已令人魂消欲絕，不知見梅花更當何如也。垂垂楊慎曰：梅花放皆下垂。此指草堂邊梅。催人言只此見春花不覺感年光易逝，即所以易動鄉愁也。初王阮亭云：本非專詠，卻句句是梅。句是和詠梅，又全不著迹，斯為大家。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早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寫傳置他器也。去聲。曲禮器之概者，不寫其餘皆寫是也。早朝擎出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薦

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

大明宮即蓬萊宮，詳前。也。自紅愁仍破，訝許同。俱對賜櫻桃，著筆下半流走直下。格法獨創。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寶應元年十月，僕固懷恩等將薛嵩以相衛等州降，張忠志以恒趙等州降。次年春正月，朝義走至廣陽，自縊。其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安史之亂乃熄。恒州今直隸正定府，趙州今隸直隸莫州，故城在今直隸

河間府任邱縣。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對結妙在自是落句。涕淚即喜極涕零意。愁何在者，平日不得還鄉，妻子皆愁容可掬。今一聞此信，早已不類平時，正不知

杜詩下

其愁都丟向何處去也。漫卷詩書者平時惟以詩書銷遣今可即作還鄉之計隨手一齊卷起誰更有心細細整理耶。青春作伴者謂一路花明柳媚更不寂寞也。出峽東北向便由襄陽入洛陽公先世襄陽人曾祖依藝為鞏令徙河南父開為奉天令徙杜陵。沈確士云。一氣流注而曲折盡情。篇法之妙不可思議。黃白山云。杜詩言愁者使人對之太息唏噓。言喜者使人讀之亦復鼓舞歡躍。蓋能以其性情達之紙墨。而後人之性情亦為之感動也。舍此而徒討論其格調。剽擬其字句。抑末矣。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西山即大雪山在成都西。三城在松維保等州界。時為吐蕃所據。松州今為松潘廳維保二州故城。皆在茂州保縣。

此詩可謂高渾。朱鶴齡曰。按史是時分劍南為兩節度。而西山三城列戍。百姓疲於調役。高適嘗上疏論之。公詩當為此作。故有人事蕭條之嘆。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似錦。生憎柳絮白於緜。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忽漫句言方逢即別也。不分猶云不合分去聲。花柳本屬好景。以在離筵。皆若無賴。是以日不分日也。生憎也。

登樓

○二○句○妙○在○例○裝○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  
○可○抵○一○篇○王○命○論○  
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玉壘山在四川灌縣西 雲變古今言治亂相尋不  
己也 北極句廣德元年冬十月吐蕃陷西京郭子  
儀擊之遁去十二月乘輿反正故云不改也 西山  
寇盜指吐蕃時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蜀先主廟在  
成都錦官門外西挾武侯祠東挾卽後主祠 梁父  
吟諸葛亮耕隴畝時好為此詞曰步出齊東門遙望  
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墳田疆  
古冶子云云 後主祠正登樓所見言以後主之庸  
懦得武侯輔之向未至失國况聖明首出者乎可見  
國之治忽務在得人共理當此日暮吾思其人不置  
亦聊卽其所吟弄者而諷誦之以寄吾慨慕焉耳意  
蓋謂北極朝廷固終不改但必得賢臣如諸葛者而

後可長治也興寄  
遙深語尤微婉

諸將五首

自祿山背叛天下軍興久而未  
定公故作此詩以諷諸將也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  
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  
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南山終南山也連亘藍田諸縣西漢諸陵及大臣墓  
多與之對 胡虜千秋者後漢劉盆子傳赤眉入長  
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言漢有此事不料千秋之後  
今復然也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太常博士柳伉上  
疏曰犬戎犯闕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  
寢詩所言當指此因不忍直斥故借漢為言 玉魚  
西京新記宣政殿成每見數十騎馳突出高宗使巫  
劉明奴問所由鬼曰我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  
奴因宣詔欲為改葬鬼曰改葬幸甚天子斂我玉魚  
一雙今猶未朽勿見奪也及發掘玉魚宛然 金盃

杜詩下

玉

漢武故事鄴縣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又搜神記盧充與崔少府女幽婚崔與充金盃充詣市賣盃崔女姨母曰昔吾妹生女亡贈一金盃著棺中即此是也胡應麟曰此蓋以金盃字入玉杯語一句中事詞串用兩無痕蹟如伯夷傳雜取經子鎔液成文正此老鑪之速處。杜詩用事處多倣此。永泰元年八月僕固懷恩引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見泰元在也焚陵係廣德事見通係近今事故用見愁遞落班固燕然山銘朱旗絳天按北斗殷與絳天同意極言胡氛之熾多少少之也蓋憂兵力之弱材官武技之臣也漢書材官蹶張涇渭在長安西北乃吐蕃入寇之路永泰元年九月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令公單騎見回紇約與其擊吐蕃吐蕃聞之乃遁此以吐蕃侵逼責諸將也吐蕃於廣德元年一陷京師上年永泰元年再逼京師最爲週年大患故首及之上四據往事以惕之也吐蕃之禍至於辱及陵寢爲臣子者能自安乎。下四言京畿之間近復告警雖

暫行退去。而出沒不常。守禦者正當時時警惕。未可一日安枕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

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舊唐書張仁愿傳景龍二年仁愿封韓國公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中城在直朔方西城在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中受降城在今吳喇武旗西黃河北岸元和志本秦九原近地漢更名五原東受降城在今歸化城西黃河東岸元和志本漢雲中近地西受降城在今吳喇武旗西北黃河北岸元和志本漢胡者天之驕子也漢淮理處西北黃河北岸元和志本漢胡者天之驕子也漢淮陰背水之戰拔趙幟立漢幟此言絕拔漢旌者蓋謂胡人不致拔漢所建之旌也至德間郭子儀領朔方軍以回紇兵助討安慶緒胡來指回紇爲懷恩所誘與吐蕃連兵入寇晉水清唐高祖師次龍門

吐蕃下

三

代水清。潼關失險，害皆起於借兵。興復然高祖龍興，晉陽內平，隋亂亦嘗請兵突厥，其後突厥恃功，直犯渭橋，卒能以計摧滅之。此不獨太宗之神武，亦由英衛二公之力也。故接下二句云云，所以勉諸君者至矣。

此責諸將之借助於回紇也。肅宗收京討叛，屢借回紇之力，而要求縱暴，公私苦之。其時統軍元帥，即今代宗初克京時，統軍親拜回紇馬前，祈免剽掠，則至尊憂國，自昔已然。乃諸臣不能仰體此心，設法謝卻，顧且因循求助，以至於今。竟合吐蕃入寇，是則諸臣之罪也。故追感晉陽起義之盛，而歎諸將不能分憂也。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朝廷衰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其人只有一事可喜。故曰稍喜。

洛陽句指安史之亂。漢紀秦得百二焉，蓋謂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滄海指淄青等處。薊門指盧龍等處。時節度使李懷仙等收安史餘黨，相與蟠據河北諸郡。周封堯後於薊，故曰堯封盡也。後漢法真傳臣願聖朝就加衰職。唐諸鎮節度使多加中書令、平章事，兼領內銜。軍儲不自供者，唐府兵之制，寓農於兵，軍糧皆所自給。今府兵法壞，天下軍需皆仰給餽餉。故云廣德二年，王縉拜同平章事，其年八月，代李光弼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

畱守歲餘，遷河南副元帥。此責諸將坐視河北淪棄，不修屯營之制，而姑舉王縉以愧勵諸藩也。按是時藩鎮各治兵完城，自署將吏，為心腹之患。關輔、河、淮等處皆須頓宿重兵，自非經理屯種，為持久之計，不可亦見公遠識過人處。何義門云：諸侯不貢，而畿內賦斂益急，根本方撥，何暇收復薊門。屯田積穀，農戰兼修，則府兵可復，居重削平，可待矣。

杜詩下

卷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  
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  
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扶桑在碧海之卯地。此借指南海。後漢馬援拜伏波將軍擊九真賊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援與駱越申明舊制以約束之。立二銅柱於林邑國南。以為漢之極界。按柱在今廣東廉州府欽州西。氛祲舊指明皇南詔之敗。太遠按代宗紀。廣德元年十二月。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張休。縱兵大掠。當指此。越裳地。接交趾。產明珠。池每年刺史修貢。木之屬。廉州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唐制。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與左右常侍。中書令。並金。蟬。珥。貂。殊。錫。二句。極寫鎮帥武臣之威耀也。言外正見其不必。炎風二句。言地雖遠。徼然同此心。知血氣。葢之者。只勿擾之而已。

此以南服不靖。貢獻久稀。慨諸將膺異寵。擁高官。而不能盡無緩之道。故於忠良有厚望焉。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

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錦江二句。見在夔。不如在蜀也。錦江在成都。巫峽在夔州。嚴武於永泰元年四月。卒。贈尚書左僕射。共迎者。公以幕僚故。同往迎。望鄉臺在成都北。隋蜀王秀築。三持節。武一鎮東川。再鎮劍南。數舉杯。惟軍令分明。故得有餘閒。舉杯相樂。只七字。而兵法整暇。折衝尊俎之意。已備。此思嚴武。傷繼武者。皆非其人也。武初罷鎮。高適代之。則有徐知道之反。及松維等州之陷。再鎮而卒。郭英父代之。則有崔旰等相攻。殺之。擾。迨杜鴻漸鎮蜀。卒不能制。一說。此詩對鍼。鴻漸說。崔旰。栢茂林等。交攻。鴻漸惟事姑息。奏以節制。讓旰。茂林等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鴻漸以三川副元帥兼

節度。是主恩尤重。而軍令分明。有愧嚴武遠矣。公故感今思昔。又鴻漸入蜀。以軍政委崔旰。日與僚屬縱飲高會。武之軍令分明。而後舉杯不嫌其數。正暗譏鴻漸之飲不事事也。

秋興八首

潘岳有秋興賦。言因秋而感興。重在興不在秋也。每章中時見秋意。身居巫

峽。心憶京華。是入詩大旨。曰巫峽曰夔府曰瞿塘。曰江樓滄江關塞。皆言身之所處。曰故國曰故園。曰京華長安蓬萊昆明曲江紫閣。皆言心之所思。此入詩中線索。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客子無衣之感  
巫山巫峽見前古栢行注。塞上指夔州。波浪在地。而曰兼天風雲在天。而曰接地。極言陰晦蕭森之狀。黃菊二句。蓋公至夔已經二秋。時艤舟以俟出峽。故言兩見菊開。徒隕他日之淚。孤舟乍繫。惟懷故

園之心也。他日猶往日言。不始於今秋。他日今人只作後日解。故詩意難明。作往日自一目瞭然。禮檀弓。縣責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正如此解。發興之端。情見乎此。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

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

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近言石上遠言洲前下句虛擬之也  
夔府貞觀十四年夔州為都督府。督歸夔忠萬涪渝南七州。天寶元年改雲安郡。紫微垣為天帝座。以象帝京。北斗正列垣旁。又名帝車。故依此以望耳。三聲淚。水經注。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曰實下。蓋今聽猿墮淚。始覺其真也。奉使乘槎。用張騫事。詳前有感詩注。曰虛隨。蓋以嚴武奉使而來。今武已卒。致我欲隨以歸京之志。又成虛願也。畫省。漢官儀。尚書省中皆以胡粉塗壁。

紫青界之畫古列士尚書郎更直給繅綾幃茵通中  
枕女侍史二人執香爐從入護衣服 山樓謂白帝

城樓樂府烏夜啼巴陵

三峽口蘆荻齊如麻

此乃八首提掇處提明望京華本旨留  
南望北身遠無依當此高秋能無切恨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

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坐翠微言山繞樓前也 漁人燕子即所見以况已  
之漂泊故飛飛即公詩秋燕已如客意 漢元帝初  
匡衡數上疏陳便宜遷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漢  
宣帝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  
渠成帝即位更名向詔領校中五經祕書 公疏救  
房瑄旋貶於外故言進欲如衡之竭誠論議而遇已  
不及退欲如向之校經於朝而又與願違也 五陵  
者漢五陵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 漢書徙吏

二千石高貴富人豪  
俠兼並之家於諸陵  
此申明望京華之故  
主意在五六逗出

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

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霜書馳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金鼓霜書謂上年回紇吐蕃入寇 金鼓鉦也見左  
傳僖二十二年 魚龍夜水經注魚龍以秋日為夜  
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為夜也 三四言朝  
局之變更五六言邊境之多事當此時而窮老荒江  
了無施其變化飛騰之術此所以回  
憶故國追念平居而不勝慨然也  
此正寫望京華又是  
總領為前後大關鍵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



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指○夔○府○  
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蓬萊亦曰大明宮北據高原南望終南山如指掌  
金莖銅柱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作通天臺臺在甘泉  
宮高百餘丈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  
之露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  
瑞池見前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注關尹內傳關  
令尹喜常登樓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曰應有聖人  
經過果見老君乘青牛來○西眺東瞰只是極言宮  
闕氣象之宏做函關秦故關在今河南陝州靈寶  
縣南漢故關在今河南府新安縣東北武帝元鼎中  
徙置開宮扇者唐制天子大駕鹵簿有雉尾障扇  
開元中蕭嵩奏朔望受朝宣政殿宸儀肅穆并降俯  
仰衆人不合得而見請備扇上將出扇合坐定乃  
去扇日繞句憶獻三大禮賦事也公天寶末獻三  
大禮賦上奇之召試文章龍鱗仇注謂是哀衣之龍  
章點朝班者王建詩殿前傳點各  
依班卽此點字義幾回言多回也

此後皆分寫望京華此就  
宮闕朝儀寫望京華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  
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  
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瞿唐夔州也曲江京華也素秋梁元帝纂要秋  
曰白藏亦曰素秋夾城見前樂遊園歌注御氣  
隋書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天子欲有遊往處其  
地先發此氣○通御氣言天子遊幸自花萼至曲江  
有夾城以通之也漢書小苑宜春苑也一統志芙  
蓉苑卽秦宜春苑祿山反報至明皇欲遷幸登花萼  
樓置酒四顧悽愴詳見前洛陽詩注○二句蓋言御  
氣所通卽爲邊愁所入正見奢靡爲亡國之階耽樂  
乃危身之本故下四更反覆唱嘆言之黃鵠歌也  
漢昭帝始元四年黃鵠下建章太液池中帝作歌  
珠簾錦纜皆追溯曲江遊幸之盛歌舞地指曲江  
帝王州班固西都賦漢之長安三成帝畿周以龍

興秦以虎視。按詩意蓋謂今日可憐之地即昔日  
歌舞之地且此歌舞可憐之地即秦中自古帝王之  
州能無慨嘆耶  
此就曲江寫  
望京華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

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

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明池在長安縣西南二十里。越嵩昆明國有滇池  
方三百里。漢使求通身毒國為昆明所閉。欲伐之。故  
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昆明在唐屢為臨幸之  
地。與曲江相類。武帝旌旗者。史記平準書武帝大  
修昆明池。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曹  
毗志怪。昆明池作二石人。東西相望。象牽牛織女。  
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魚。每至雷雨。常鳴吼。  
鬣尾皆動。菰即茭。白菰米色黑。長安人謂之彫胡。

未。沈雲黑。蓋謂菰米之多。一望黯黯如雲之黑。  
爾雅注。蓮謂房也。昌黎曲江荷花行。問言何處芙蓉  
多。撐舟昆明渡。雲錦注。昆明池周回四十里。芙蓉之  
盛如雲錦也。墜粉紅。言房生而花落。爾關塞句  
謂夔多高山。江湖句。言江湖雖廣。無地可歸。徒  
若漁翁之飄泊。昆明盛事何日而能再觀也哉。  
此就昆明寫  
望京華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

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昆吾御宿乃適漢陂。所經漢書楊雄傳。武帝開上林  
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昆吾地名。上有  
亭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也。三秦  
記。樊川一名御宿川。長安志。昆吾亭在藍田縣境。御  
宿川在萬年縣西南四十里。藍田今屬陝西。西安  
府萬年今西安府咸甯縣。終南有紫閣峰。在圭峰

東旭日射之爛然而紫且其形上聳若樓閣故云紫閣  
灑波在鄂縣西上為紫閣峰峰下陂水澄湛環  
抱山麓方廣可數里有芙蓉閣雁之屬鸚鵡粒  
卽是香稻鳳凰枝卽是碧梧俱言陂中物產之美  
拾翠費昶詩芳郊拾翠人問如毛詩雜佩以問之  
之問此句言士女嬉遊之勝仙侶同舟者後漢李  
膺與郭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意指昔  
與岑參兄弟泛漢陂事公漢陂行中有云水面月出  
藍田關故曰晚更移也干氣象謂山水之氣象筆  
足凌之也筆干氣象昔何其壯頭白低垂今何其憊  
詩至此聲淚俱  
盡故遂終焉  
此就美陂寫望京華也上三首皆就國  
言此首以憶舊遊作結仍歸到白已也  
王阮亭云秋興八首皆雄渾豐麗沈著痛快其有感  
於長安者但極言其盛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  
凡懷鄉戀闕之情慨往傷今之意與夫戎寇交侵小  
人病國風俗之非舊盛衰之相尋所謂不勝其悲者  
固已不出乎  
意言之表矣

夜

露下天高秋氣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宿

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情

步簷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楊慎丹鉛錄古人搗衣兩女對立執杵如舂米然嘗見六朝人畫搗衣圖其制如此步簷楚辭大招曲屋步欄注古者六尺曰步今之廊欄大率廣六尺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風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

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是處起漁樵

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左思蜀都賦陪以白狼夷歌成章。蜀本有夷獠夷歌之多。正見遺黎之少。蜀志諸葛孔明臥龍也。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諸葛亮公孫述皆因夔有廟。廟故及之。漫寂寥者言賢愚同歸於盡。則目前人事遠地音書其寂寥亦何足計哉。任運之詞也。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停杯者時公以肺病斷酒也

高渾一氣古今獨步。八句皆對。起二句對舉之中仍復用韻格奇而變。

又呈吳郎 前有簡吳郎司法一首故云又呈公移居東屯以瀼西草堂借吳寓居公居此

堂時熟知鄰婦之苦聽其竊棗以活茲聞吳郎將插籬護圃故作此止之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甯○有○此○  
此○鄰○婦○ 祗○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疎○籬○卻○任○真○  
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婦○訴○ 公○思○ 吳○郎○

上四公自述從前待此婦之事。下言婦見遠客之來其恐懼之心已萌。正防吳郎禁止。以余視之。吳郎未必及此。此原婦之多事。然使疎籬便插。則婦必見疑不敢復至。轉似真為彼而設矣。此婦平日已極訴徵求之苦。吾思民貧由於徵求。徵求由於戎馬。當此烽煙未息。若此婦者。不知凡幾。正不能不為之沾巾。可意耶。

五言長律

敬贈鄭諫議十韻 唐諫議大夫凡四人屬門下省

杜詩下

卷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  
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野人  
甯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築居仙  
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  
重。歛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世說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長史曰韶音令詞不如  
我往輒破的勝我思飄二句謂神明於規矩之中  
賈子新書十毫曰髮十髮曰釐天意句言薄命  
出於天賦也信杜詩多作任字用木華海賦羣  
仙縹緲餐玉清涯○公獻賦後命待制集賢院殆即  
指翰院諸公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注崢嶸  
高貌言歲之將盡如物之高莊子魯君聞顏闔得  
道之士也使人以幣先焉闔對曰恐誤聽而遣使者  
罪不若審之使者反求之則不得已後漢書禰衡  
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懷憤以才名不欲殺之送

劉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卞急送與之為  
所殺○此二句蓋言主上憐才而執政見忌也史  
記曹邱生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晉阮  
籍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蹟所窮輒痛哭而返聞步  
兵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翰突騎首領哥舒部曲  
之後因以為氏天寶十  
一載翰自隴右節度副大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十  
二載進封涼國公加河西節度使○唐開府儀同  
三司為散

○領○得○起○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

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

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

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

樹。乾坤繞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

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茅土加名數。河

山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勲業青冥上交親。

氣槩中未為珠履客。已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

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

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

論兵邁古者。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通大義。翰初事河西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又事王忠嗣。遷郎將吐蕃寇邊。翰拒之於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參差而下。翰持半段鎗迎擊。所向披靡。尋充隴右節度副使。設伏殲吐蕃於積石軍兩隅。空蓋指河西。隴右言之。翰代王忠嗣為隴右節度。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吐蕃屏蹟。傳箭者寇兵起。傳箭為號也。天山祁連山也。亦名

雪山在張掖酒泉界。又西際於蔥嶺。蓋數千里。開元二年置天山軍。隸河西道。張掖今甘肅甘州府酒泉。今甘肅肅州。掛弓者唐龍朔二年春高宗命鄭

仁泰為鐵勒行軍大總管。鐵勒九姓聞仁泰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

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史記廉頗趙良將破齊攻

魏。和戎見左傳。襄四年又十一年。傳曰。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時翰年已老。素有風疾。天寶十二載。賜以音樂田園。故以廉魏為比。肆列

也。縣鐘十六為一肆。湟水抵龍泉。與河合。世謂西戎地。曰河湟。唐睿宗時。楊矩為鄯州都督。受吐蕃之

賂。奏請九曲地為公主湯沐。九曲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張易。入寇天寶十二載。哥舒翰

攻破吐蕃。悉收九曲地。置洮陽郡。鄯州見前。九曲唐軍名。在今蘭州府河州邊外西北。公主謂中宗女出嫁吐蕃者。逐北北奔也。言戰敗也。宛於袁切。史記

杜詩下

三

得大宛汗血馬名曰天馬歸來指來朝 史記齊世家文王將獵卜曰所獲非龍非影非虎非羆乃帝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水載與俱歸按史及六韜並無非熊語爾雅翼熊之雌者為羆則熊羆始可互用  
○舊說鶴指他將熊指哥舒何義門云皆指翰只敘寵眷非有所譏六朝用事皆然舊注多鑿 古王者建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疇以黃土其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取王者覆四方 名數戶籍也十二載九月翰進封西平王食實封五百戶 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甯爰及苗裔 策行句言以計用兵不專戰伐 昭融光大也見詩大雅指天子 氣槩者翰倜儻任俠好然諸縱蒲酒疏財重氣士多歸之 史記春申君客三千人上客皆躡珠履 漢司馬相如初西去題昇仙橋柱曰不乘駟馬車不遇此橋 春草歌言虛擲景光 晉書孫楚為石苞參軍楚負才氣頗侮易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吳志呂蒙幼隨姊夫鄭當擊賊策引至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二句言翰能用才也 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 倚崆峒蓋言欲入翰幕

公有贈田九判官詩田乃哥舒幕僚也此詩或即因田而投者按是時當國忌才參選坐廢殆不得已而欲依翰求祿仕歟如翰所薦拔嚴武呂諲高適蕭昕輩皆一時知名士則開府亦英俊輻輳之場也

###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原注時哥舒

哥入奏敕蔡子先歸○舊制諸府折衝都尉各一人季冬教軍陣戰鬪之法天寶十四載春哥舒翰入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故都尉先歸而公送之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甯鬪死壯士恥為儒官  
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雲幕  
隨開府春城赴上都馬頭金匝匝駢背錦模糊咫尺雪  
山路歸飛青海隅上公猶寵錫突將且前驅漢使黃河  
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

杜詩下

長

挑徒了切挑戰見左傳宣十二年開府哥舒也  
區匝周繞貌謂金絡馬頭馳背者哥舒翰在隴右  
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錦模糊者言  
以錦帕蒙之雪山在瓜州南連吐谷渾界○瓜州  
漢敦煌地今甘肅安西州也漢字作中華字用河  
源在蕃境中國之水莫遠於此故曰遠通典涼州  
貢白小麥○變按高初入幕在麥熟時今作詩殆適  
值麥枯之際故及之以致其思也河遠言其地麥熟  
言其時好在乃存問之詞通鑑高力士宣上皇詔  
曰諸將士各好在元瑜魏陳雷阮瑀字元瑜太祖  
辟為軍謀祭酒管記室

行次昭陵京兆府醴泉縣有九峻山太宗昭陵在西北六十里是還鄜道中所經○京兆

府今陝西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  
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

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甯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  
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安率土蕩滌撫洪鑪壯士悲陵  
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石馬汗常趨松栢瞻虛殿  
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庸主獨夫皆指隋煬羣雄指李密竇建德輩龍  
鳳質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  
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虎狼都天官書西宮  
參為白虎東一星曰狼秦本紀贊據狼弧蹈參伐○  
虎狼乃秦之分野太宗先定關中隋所都故云  
宗樂有九功舞取書大禹謨九功惟敘之義故曰協  
禹絕足馬名○指房杜諸公王粲登樓賦冀王  
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此句亦言繼統取光華  
復且意不崎嶇不艱於進用也災猶降言天寶  
之亂同於隋末玉衣霍光傳宣帝賜光玉衣梓宮  
自舉北史后妃傳婁太后寢疾衣忽自舉又漢武

土詩下

亮



故事高祖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石馬姚  
汝能安祿山事述潼關之戰我軍既敗賊將崔乾祐  
領白旗左右馳突又見黃旗軍數百隊與乾祐鬪退  
而又戰者不一俄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  
石人馬汗流○二句只是言神靈如在  
在寂寥歎太宗開創之功已往  
贊頌得體繁簡得宜如  
周頌漢章有典有則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至德二載閏八月賊寇鳳翔河南節度使

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等率眾捍賊乘勝追擊  
賊燒營而去九月丁亥廣平王將朔方等軍及回  
紇西域之眾十五萬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與  
賊將安守忠等戰於香積寺之北賊大敗斬首六  
萬賊帥張通儒棄京城走陝郡癸卯大軍入京師  
甲辰捷書至鳳翔此聞大軍至長安境時作也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

殿羅元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院入旌旄路失

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今日看

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尙詐莫徒勞元帥歸龍

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

威聲沒巨鰲戈鋌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

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

霸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

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

號家家賣釵釧祇待獻春醪

邱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後漢謝  
夷吾傳遊魂假息無所施刑唐武德中令侍臣服  
有袞冕警冕毳冕繡冕元冕梁陳慶之所統之兵  
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前漢書出稱警入稱蹕羊

腸坂在上黨壺關縣。壺關縣今屬山西潞州府。雉尾障扇也。長安萬年二縣外有畢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陽原細柳原謂之五原。咸甯縣舊名萬年。長安咸甯今皆屬陝西西安府。涇渭澆灞滻瀉灃瀆為關內八水。至德二年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王肅宗子即代宗。郭子儀時為副元帥。先進位司空。太公六韜五卷。分文武龍虎豹犬為六也。蘇武於漢武帝時使匈奴。至昭帝時始還。留匈奴十九年不棄漢節。及歸節旄盡脫。歸拜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二頃。宅一區。李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寺。北嗣業所將皆蕃夷。四鎮故以蘇武之典屬國為比。○四鎮見前。典屬國掌蠻夷降者之官。僕固懷恩為朔方左廂兵馬使。故曰左將。晉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乃贈別駕王祥曰：卿有公輔之望，故相與也。鑿小矛，向秋毫者毫至秋愈銳。言雖微必中也。西京賦：蕩亡秦之毒螫，花門回紇也。行師皆有廟略。神行言軍陣之整。康居小君長時遣其太子助討。詳見前。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屬王故地。募勇健者為拓羯。猶中國言戰士也。是年二月安西北庭及拔汗郡大食諸國兵至涼部。臨

沈見前。操執也。子女號言長安尚陷賊中。漢呂布殺董卓。長安士女賣衣裳市酒肉相慶。獻醪取壺漿迎師之意。

在鄜聞軍到長安而喜。尚未收京也。題眼在已臨二字。看他四十句詩。筆筆是已字。無一語放鬆。又且筆筆含著喜氣。不作兩層寫。真正神技。

重經昭陵

此當是鄜州省家後復至長安時作。純是喜詞。與前首各別。

草味英雄起。謳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翼亮二句。言以武功起而以文德治也。熊羆指護陵之軍。瑞應圖。景雲一曰慶雲。非氣非煙。氤氳五色。春秋運斗樞。曰天子孝則景雲出。董江都曰太平之時。雲五色而為慶。三色而為喬。

杜詩下

是

不承等句有神注肅宗光復意結意正同蓋口詠祖德神含世運有深感有深幸焉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代宗既立召武還朝拜京兆尹尋充二聖山陵橋道使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與

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南圖

迴翳翻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罷囀春空畱玉

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身那老

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鼎湖句謂上皇及肅宗俱以四月晏駕鼎湖詳前憲章新謂代宗即位與時四句頌舊績也南圖莊子大鵬九萬里而圖南鶯罷囀夏初也成都曾作南京故曰宮鶯玉帳術乃兵家厭勝之方也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月取之故抱朴子曰兵在太乙玉帳之

中不可攻也閣道指劍閣省中皆胡粉塗壁以丹塗地謂之丹墀張正見詩執戟趨丹地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唐陵州仁壽郡屬劍南東道今四川資州仁壽縣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

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戰伐

乾坤破瘡痍府庫貧眾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

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皆武臣者時諸州久屯軍旅多以武將兼領刺史法度隳廢侵奪百姓人甚弊之通使者河北已平也

佩刀注見前佳士指路

七言絕句

贈花卿西川牙將花驚定手誅叛刺史段子璋恃功大掠公有戲作花卿歌

壯詩下

三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花卿驕恣必有非分之聲伎。子美諷之意在言外。最得風人之旨。

戲為六絕句

六首逐章承遞意思本屬一串。庾信四傑特借作影子非謂詩道以此

為至下四章俱屬推開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庾信梁人官於北周詩賦綺麗謂之庾體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唐初號為四傑哂未休者玉泉子王楊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輕薄爾曹皆指後生首章後二反言警醒之此又正言點破之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縱使劣於者謂縱不如漢魏之近風騷也漢西域傳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又天馬歌虎脊兩化若鬼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郭璞詩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注蘭苕蘭秀也言珍禽芳草輝映可悅也十洲記扶桑東萬里有碧

海水不鹽苦  
正作碧色

此又總上三章評訂之。翡翠蘭苕。不過當時研揣聲  
病。尋摘章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景  
萬狀。兼古今而有之者也。此其所以難跨數公也。而可輕議乎。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

恐與齊梁作後塵。

今人齊梁而下。四傑而外皆是。古人漢魏以上。風  
騷以還皆是。竊攀恐與言自謂竊攀屈宋。恐轉作

齊梁之後塵也。蓋指附  
遠謾近者而鍼砭之。

言我不專愛古人而薄今人者。以其清詞麗句。終必  
有近於風騷者也。若徒言遠追屈宋。妄自矜詡。吾恐  
轉落齊梁後耳。此詩  
意重在不薄今人邊。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

轉益多師是汝師。

前賢所包者廣。近代作者皆是。遞相句言前賢各  
有師承。豈庸嗤哂。妄分先後。別裁區別。裁去之也。

者。偽體即翡翠蘭苕。與夫妄攀屈宋而鄙齊梁  
者。風雅不專指三百篇。凡古今作者皆是。

風騷有真面目焉。循流溯源。以上追三百篇之旨。則  
莫不有真面目焉。循流溯源。以上追三百篇之旨。則  
皆吾師也。苟徒放言高論。而不能虛心以集益。亦終  
不離於偽體而已矣。此公之所以集大成也。○當時  
愚人。必有輕薄老成  
者。故發此以正之。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按史大歷二年正月淮南節度使李忠臣入朝三  
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八月鳳翔等道節度  
使李抱玉入朝。河北入朝事。史無明文。疑公在夔  
特傳聞未實耳。要是借逕暢發意中願望之詞。  
乃乘機開示  
之妙用也。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匈奴人寰猶不定。時時戰鬪欲何須。

○大○聲○喚○醒○

降天誅謂祿山為子慶緒所殺。史記項籍本紀。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首提安史。誌禍首也。禍首之人。正是前車之戒。下二句。已虛透諸節度。作反詰之詞。使其自悟。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計必安。謂終有奠安之日。雜種指安史。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詳見前史。思明本名宰干。營州甯胡州突厥。雜種胡人。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賜名思明。下二句。蓋言遇大有為之主。落得做享盛名之臣。代為較得失之詞。以上二首。在題前寫。亦諸道入朝之由。

喧喧道路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始是乾坤王室正。卻教江漢客魂銷。

客魂銷者。自傷流落不得還朝也。此首點題。即帶入自家。方見關切。

不道諸公無表來。茫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

遣人猜者。言河北諸道前時不朝。為可疑也。此與下章作一反一正之勢。此首反勢。不道二字。直貫四句。作不完口氣。若曰。不料其擁兵勞使。有如前者事。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興王會靖妖氛氣。

聖壽宜過一萬春。

盡正臣子其舍逆歸順

首句正轉與上章緊相呼應。次句仍歸柄於本朝之有人。三句更推本於天威之震世。而末乃致其頌禱。如此立說則歸命雖在諸鎮而握權原由主極矣。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為心小一身。燕趙休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

英雄蓋謂朝多有識。小一身謂不侈天下以自奉。此就河北之地而及佳麗亦因上年上生日諸道曾獻珍異而上受之慮其狃於獻媚。盡惑不已。曉諸道且以諷君也。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

草奏何時入帝鄉。

白首郎公自謂草奏句惜未能入賀也。此首又說到白已。東上起下。

瀟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案抱青邱。苞茅重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

山東即河北道。削成如案。言已平也。青邱在青州。下三章俱極意鋪張。以志喜慰。亦是題目正面。浦二田云。此首指淄青軍言。淄青東臨渤海。

東踰遼水北滹沱。星象風雲氣共和。紫氣關臨天地潤。黃金臺貯俊賢多。

大小遼水皆經今遼東境。滹沱源出山西代州經直隸保定府。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

置千金於臺上  
以延天下之士

浦云。此首指盧龍成德等軍而言。紫氣臨。統贊京都形勢之控制。金臺貯。虛擬北地賢才之嚮風。皆唱嘆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

漁陽今直隸東北境。邯鄲唐屬河北道。今屬直隸廣平府。漢之五陵乃豪傑所聚之地。詳見前秋興

杜臆云。此首並開導諸道之叛卒。意氣二句。所以鼓舞其來歸之興致也。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侯人。知有從來天子尊。

李相李光弼也。元肅朝嘗加范陽節度使。又嘗兼幽州大都督。長史於廣德二年已沒。此蓋追美之說。去聲。光弼輕騎入徐州。田神功渡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相繼赴關。此以河北入朝功歸光弼也。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十二年者自天寶十四載至大曆二年也。孫武子無擊堂堂之陣。寶應元年建辰月。賜子儀爵汾陽

王。汾陽今山西忻州靜樂縣。

此以戡亂致治歸美君相也。未言君臣濟美。極淋漓頌揚之致。其所以感動藩臣者至矣。朱長孺云。首舉祿山思明立戒。聳動之以周宣漢武。勸勉之以孝子忠臣。而末二章則舉李郭二公以為表儀。立意深遠。

十二章竟是一大篇。議論夾敘事之文。與紀傳論贊相表裏。前人所謂敦厚雋永。來龍遠而結脈深是也。





